

现 当 代
世 界 文 学 丛 书

礼拜五

——太平洋上的灵薄狱

Vendredi ou les limbes du Pacifique [法] 米·图尼埃著 王道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礼拜五

——太平洋上的灵薄狱

[法] 米·图尼埃著

王道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法)图尼埃(Tournier, M.)著;
王道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12(2001. 8重印)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ISBN 7-5327-1974-X

I. 礼... II. ①图...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1181 号

Michel Tournier

VENDREDI OU LES LIMBES DU PACIFIQUE

Edition française 1972, Gallimard

Avec tous nos remerciements au Service
Culturel d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hanghaï pour son concours à la
publication de cet ouvrage.

图字: 09-1997-135 号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选收现当代、
重点是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名家名作, 暂定
三十种。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了解现当代
外国社会和主要文学流派的风貌, 并有助
于我们对世界优秀文学的借鉴。

礼 拜 五

——太平洋上的灵薄狱

[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

王道乾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插页 5 字数 201,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1-12,000 册

ISBN7-5327-1974-X/I·1178

定价: 16.40 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10)
第 二 章	(21)
第 三 章	(27)
第 四 章	(61)
第 五 章	(89)
第 六 章	(109)
第 七 章	(124)
第 八 章	(141)
第 九 章	(168)
第 十 章	(195)
第 十 一 章	(212)
第 十 二 章	(228)
附录 I 图尼埃与没有他人的世界	(237)
附录 II 礼拜五	(264)
后 记	(289)

提灯由一根绷得挺挺的铅丝吊在房舱天花板上，从提灯的摆动可以测出弗吉尼亚号在一排翻江倒海的涌浪打下来时，倾斜到多大一个角度。船长彼德·范·戴塞尔俯下身去，上身支在自家的肚皮上，拿着塔罗纸牌^①在鲁滨孙面前开始布牌。

“请先切牌，然后翻开第一张，”他对鲁滨孙说。

接着他退后坐回到他的椅子上，从他那个瓷烟斗里抽了一大口烟。

“这是创世神^②，”他解释道。“三大基本神道之一。他化身为一个街头卖艺人，站在摊满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东西的工作台前面。这里边的含义是说：在您身上有一种组织家的才干。他正在同一个秩序紊乱的世界进行斗争，正在按照命运提供的手段竭尽全力试图主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好像是达到了，不过，我们不能忘记，这位创世神自己也是一个卖艺人：他的功业，他

① 塔罗纸牌共有七十八张，可用以算卦占卜，也可以用来玩牌戏。其中一张为“百搭”，另有二十一张画有各种传说中的图象，用于算命或在牌戏中作王牌。

② 创世神，柏拉图哲学中的说法。

建立的秩序，全都是虚幻的。不幸得很，对于这一点他缺乏自知之明。对怀疑主义他并不擅长。”

一下沉重的撞击突如其来，船体为之震动，这时提灯在上边一摆，同天花板形成一个四十五度角。狂风卷过，船身猛然一转，把弗吉尼亚号推向阵风的侧面，巨浪发出排炮一般的轰鸣，猛冲到甲板上。这时鲁滨孙掀开第二张纸牌。在这张油污肮脏的纸牌上，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头戴王冠、手持权杖站在一驾挽着两匹骏马的战车上。

“战神玛斯，”船长又开口说道。“这位小小的创世神显然战胜了大自然。他使出力量取得胜利，在他四周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建立了秩序。”

范·戴塞尔一尊佛像似的盘坐在他的位子上，两眼闪着狡黠的光芒，上上下下打量着鲁滨孙。

“照您的形象建立起来的秩序，”他神情若有所思地又这么重复了一句。“这里丝毫没有揭开一个人的心灵的意思，这是设想这个人身上充满着一种绝对能力，就凭这份绝对能力他可以通行无阻地行使他的意志。王者鲁滨孙……您已经是二十二岁的人了。您抛弃……啊不……您把您年轻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都留在了约克郡^①，像您的同胞当中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您也要到新大陆去碰碰运气。您的亲人不久就会和您再团聚在一起。总之，倘使上帝愿意的话……您头发剪得短短的，您红棕色的胡子剪得方方正正，两眼灼灼有神，目光清澈，不过其中总有那么一种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的固定的、带有局限性的东西，您气度尊严冷峻，不免又近乎矫揉造作，所有这一切，就使您归属于那

^① 今英格兰北部城市约克市一带地区。

些从来什么也不怀疑的有福之人那一类里面去了。您是虔诚的,极为节俭而且心地纯洁。将要由您君临的那个王国也许同咱们那些家用的大橱有几分相像,在那里面,咱们家中的婆娘把薰衣草香囊熏得香香的,洁白床单和台布全都摆得齐齐整整的。请您不要不高兴。也不必脸红。其实我给您讲的这些话,只有在您年纪再大个二十岁的那会儿才算得上是带有侮辱性的。说真的,您也该什么事儿都学着了解了解才好。别再脸红了,再抽张牌吧……喏,这叫我怎么给您说呢?您给我抽出的这张牌是‘隐士’。‘斗士’已经意识到他的孤独,他就退隐到洞穴深处,以便到那里去寻找他所由来的根源。不过,一旦像这样潜入地心,完成了深入到自身深处的历程,他就转化成为另一个人了。他倘若再从这样的退隐之所走出,就将会意识到,他的坚如磐石的灵魂已经有了内在的裂痕。请再翻一张牌吧。”

鲁滨孙犹豫不决。这个大块头荷兰佬,这个森林之神^①,在他那一派贪图享乐的物质主义态度背后,讲出话来那种腔调确实带有某种叫人惴惴不安的意味。鲁滨孙自从在利马^②登上弗吉尼亚号以来,这个荷兰佬那种伤风败俗的机智以及他那种犬儒式的享乐主义的为人,不需多久就叫鲁滨孙感到十分不快,鲁滨孙总是有意避开,不同这个怪人面对面相遇。谁想遇上这么场暴风雨,他给弄到这个舱房里来,竟成了一个囚犯,关在舱里不得出去,不过,在类似的情况下,这里倒也确是船上可能提供的唯一舒适的地方。这个荷兰佬似乎存心要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把他这个天真的旅客尽情嘲弄一番。因为鲁滨孙拒不喝

① 希腊神话中的神祇,常被描述为长着马尾、马耳及马腿的蓄须老人。

② 秘鲁首都。

酒,于是塔罗牌就从桌子下面抽屉里拿出来,范·戴塞尔那占卜家的兴头也愈来愈高,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鲁滨孙两耳只听得外面风声涛声震天价响,乱作一团,仿佛妖婆女巫在恶魔支配下举行午夜集会,兼带还搞那种卜祸福问休咎的玩艺儿,而他也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

“且看是谁把‘隐士’从洞穴里给弄出来的!原来就是维纳斯,她从海水中一跃而出,她在您的花坛上,不过才迈开脚步走了最初几步。请再翻一张牌;好,谢谢。第六张王牌:‘人马星座’。维纳斯变成了长翅膀的天使,把羽箭一枝枝射向太阳。请再翻一张牌。啊,好,是这一张。‘灾难’!您刚才翻开的这张牌是第二十一张王牌,叫作‘混沌’!地球上的动物正在同冒着火焰的怪物展开搏斗。您所看到的这个人被挟制在两种对立力量之间,他是一个只知道固执己见的疯人。不管怎么说,人总是会变成这副样子的。再给我抽一张牌出来。很好,很好。就该是这么一张。这是‘土星’,第十二张王牌,他化身为一个吊死鬼。不过,您看,在这个人物身上,最最寓意深长的就在他是双脚朝上吊死的。所以,请看,我可怜的克罗索,您是脑袋朝下的!赶快把下一张牌给我抽出来。有了,有了,是这张。这是第十五张王牌:‘双子星座’。这我可得好好研究研究,我们这位变成弓箭手的维纳斯这会儿又变成个何等样的人物。她变成您的孪生兄弟了。双子星变成了从脖子到脚都连结在一起的雌雄同体的天使。这一点请千万注意,决不可忘记!”

鲁滨孙茫茫然。尽管船体在巨浪冲击下震荡有声,他也并不特别感到不安。在船长头顶的上方,透过那扇舷窗可以看到夜空上些许星辰的方位在变动,这也并不让他觉得有什么可忧虑的。弗吉尼亚号——它在好天气下不过是那么一艘平平常常

的帆船——其实是一艘经受过种种考验的船只，甚至在遇到严重撞击后仍然安然无恙，保存得很完好。弗吉尼亚号光凭它那短短的桅杆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可它那短短圆圆的突肚形船体竟容得下两百五十吨的货物，它那既像大锅又像大圆木桶的船形比快速海船载重要多得多，但是它的速度之慢，却在这世界上它停泊过的每个港口都落下了笑柄。弗吉尼亚号船上的水手，只要不是靠海岸航行有可能构成危险，哪怕就是天昏地黑在刮飓风的天气，他们照样可以蒙头安然入睡。何况，这位船长还有这么副秉性，他决不会为了使航线不致迷失方向，不惜一冒风险去同狂风怒潮争高低。

一七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将尽的时刻，弗吉尼亚号正处在南纬三十二度的纬线上，气压表直线下降，船桅顶端和横桅上，都闪烁着像鸟头上冠羽那样的爱尔摩火^①，这种现象宣告一场罕见的强风暴即将袭来。这艘荷兰圆艏帆船正有气无力地缓缓朝着南方地平线的方向行驶，南方天际一片黑暗，不一会儿雨点就已经纷纷打在甲板上，鲁滨孙看着暗而无光的雨水，觉得十分惊愕。充满硫磺气味的黑夜把船严严实实裹了起来，暴风雨中卷起一股西北风，忽升忽降，飘忽不定，把罗盘上的罗经方位打偏了五至六度。静静的弗吉尼亚号施展出它所有的软弱无力的手段勇敢地抵抗着高高卷起咄咄逼人的巨浪，洪波巨涛每一次涌动都把船艏埋在浪头里，但是船仍然以其矢志不移的决心沿着航线破浪前进，这让范·戴塞尔一贯冷嘲热讽的眼睛也感动得热泪盈眶。然而，两个小时以后，突然听得一声断裂的巨响，他急忙冲上甲板，只见前桅帆已经像一个汽球那样破裂开

① 海上暴风雨之夜常在船桅顶端出现的电光。

来，再也不可能迎风鼓起，撕成一条一条流苏似的残片垂挂在那里，他心想，坚持到这份上也算是对得起自己的了，再硬拼未免就不明智了。他于是叫人把帆全部降下，命令舵手撒舵听任船自行漂流。打这以后，可以说弗吉尼亚号就不再抵抗，俯首听命，任凭风暴摆布了。狂风暴雨在波滚浪掀毫无遮拦的海面上急速扫过，狂流急浪一下子好像变得对这条船无情无义了。范·戴塞尔叫人把甲板上各个舱口小心关紧，命令全体船员一律留在中舱禁止出去——只有一个人和船上的那条狗泰恩例外，他们得留在上面守望。他自己也躲到他的房舱里面不出去了，荷兰的哲学，大肚长颈瓶装着的刺柏子酒，酸干酪，稞麦饼干，铺路石块那般沉重的茶壶，烟草，还有烟斗，所有这些足以自慰的东西琳琅满目地陈列在他的四周。十天以前，左舷侧远处曾出现过一条绿线，这已经预示船员：越过南回归线以后便绕过了德斯文图拉斯群岛^①。继续向南，大概第二天就可以进入费尔南德斯群岛水域了。可是海上起了风暴，把船逼向东转，驶向智利海岸方向，但好在距智利海岸还有一百七十海里之遥，根据航海图来看，沿途没有任何岛屿或礁石。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一时间海啸浪涌，船长又一次提高了嗓音说：

“咱们在这第十九张大王牌‘狮子’身上又找到双子星这一对儿。这两个小孩手拉着手正站在一堵高墙前面，这堵墙象征着‘太阳城’。太阳神就站在奉献给他的这一片海潮的最高的地方——‘太阳城’悬在时间与永恒、生与死的中间——‘太阳城’里的居民都有如孩子般地天真纯洁，因为这种纯洁已经达到了

^① 德斯文图拉斯群岛和费尔南德斯群岛，均为太平洋上智利所属的群岛。

太阳性征的程度,这种性征比之于雌雄同体有过之无不及,它是循环的。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就是这种自身封闭圆满无缺的性爱形态。这是人的完美形态的极致,达到这样的境界极端困难,要保持这样的境界更是难上加难。但似乎您是受到召唤要上升到这样的境界的。至少这副埃及塔罗牌所说明的是这样的意思。年轻人,我向您表示敬意!”于是船长从他的椅垫上站起来,向鲁滨孙鞠躬致礼,他那动作里既含有揶揄的意味,又带有严肃的成分。“不过,我请求您再抽一张牌给我。谢谢,谢谢。啊!‘摩羯星’^①!这是灵魂逸出的门户,换句话说,这就是死亡。这副骷髅正在刈除一片草地上乱堆着的人的手脚和头颅,它已经把这种不祥的含义说出来了,这个不祥的含义和这一场狂潮巨浪是紧密相连的。您从‘太阳城’高处跌落下来,您面临着死亡的极大的危险。我急于知道现在就要落到您头上的是张什么牌,可我又怕看见它。如果是张坏牌,那您就完了……”

鲁滨孙侧耳倾听。他难道没有听到怒海狂风的交响曲里还混杂有一个人的呼喊和一条狗的嚎叫?这一点很难确定,或许因为他过于专心在想着处在这种非人的地狱状态下惶恐万分地待在天篷下的那个水手吧。那个水手给绞盘缠住了,没法脱身出来报警。但是,他的喊声究竟有没有人听到?要不刚才他根本就没有喊叫过?

“朱庇特!”船长大声叫了出来。“鲁滨孙,您得救了。不过,真是活见鬼,您这是死里逃生!您说不定要直沉海底,然后有

① 在法文中,摩羯星(Capricorne)与南回归线(tropique du Capricorne)词义相关,下文所述弗吉尼亚号船在南回归线一带失事、鲁滨孙在附近一处小岛得救,似乎与之有关。

天神前来搭救，还给您带来妙不可言的好运气。他化身为一个金娃娃，从大地的母腹里走出来——就像是金矿里挖出的金块——，把开启‘太阳城’之门的钥匙交给您。”

朱庇特？不就是他刚才透过暴风雨轰鸣声听到的那个词吗？朱庇特？不对，不对！是陆地，陆地！^①

原来守望的人刚才是在叫喊：陆地！如若不是发现靠近一处从来不知道的海岸，连同它的沙滩或礁石，在这样一艘已经失去控制的帆船上，说实在的，还有什么更紧急的情况值得他通报呢？

“刚才说的一切，在您看来可能都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乱语，”范·戴塞尔解释说。“不过，这恰恰正是塔罗纸牌的高明之处，它从来不拿明言实语对我们解释我们的未来。要是都能清晰地预见未来，那您想想会产生怎样的混乱状态啊？不，不可能，我们的未来至多只能让我们有所预感。我给您讲的这一篇小小的道理，有点类似某种密码，而识读密码的镂空纸板就是您的未来本身。我预言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情早晚都会实现，您一生中必将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将来都会对您一一揭晓，交代得一清二楚。这类预言乍一看好像挺玄的，其实倒并非如此。”

船长闭口不再说话了，默默吮着那管长长的阿尔萨斯烟斗的弯嘴儿。烟斗已经熄灭。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小刀，用刀尖上上下下掏着烟斗，借助这个工具把瓷烟斗掏空，把烟灰弄到桌上的一个大贝壳里。鲁滨孙在这波涛汹涌的喧闹声中没有再听到什么异乎寻常的声音。船长拿一个舌形的铜片把他那个装烟

^① 朱庇特(Jupiter)与陆地(Terre)在法语里是谐音的。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草的筒子上的木盖撬开。他小心翼翼地把磕碰不起的大烟斗伸到筒子里装得满满、铺得很实的烟草中间，弄出一条像通道似的空当，把烟斗插到里面去装烟草。

他解释说：“只有这样，烟斗才不会碰坏，而且还可以让阿姆斯特丹烟草带蜜的香味儿浸到烟斗里面去。”

随后，他突然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神色严厉地注视着鲁滨孙。

“克罗索，”他对鲁滨孙说，“请您好好听我说：您要保持心地纯洁。这是灵魂的净化剂呵。”

这时，吊在天花板上的灯在链条上剧烈地晃动，划了一个圆弧形，撞碎在房舱天花板上。这时船长第一个急忙把脑袋钻到桌下。在一片撞击声中，鲁滨孙在黑暗里摸索着往舱门走去，想去找开门的把手。他什么也没有摸到，但立刻一股强劲气流吹来，这时他才知道舱门早已不知去向。原来他已经走到船舱内部的纵向通道。他只觉脚下船底深处一阵震动，接着什么都不动了，真叫人毛骨悚然、惶恐万分。在甲板上，天上一轮满月发出凄惨的光亮，朦朦胧胧，借着月光，他看见一群水手正从艇架上降下一只小艇。他赶忙直奔他们而去，但正在这时，甲板在他脚下猛然倾陷了。不妨这么说吧，当时有一股千钧之力对着这艘荷兰圆艏帆船左侧船身凶猛地砸下来。接着，海水如同是一堵黑色的巨大高墙倒塌在甲板上，从船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一扫而过，连人带物全给冲得了无踪迹。

第一章

汹涌的波涛冲上潮湿的海滩；潮水冲到脸朝下趴在沙滩上的鲁滨孙脚上。鲁滨孙在半丧失知觉状态下，蜷缩着身体，往海滩上爬了几米。然后就那么蜷着身子背朝下仰卧着。在淡蓝色的天空上有一些白色、黑色的海鸥在飞来飞去盘旋，天空上还有一些白色的网状云渐渐往东飘散，这就是昨夜大风暴过去之后留下来的全部痕迹。鲁滨孙用力想坐起来，在左肩上立刻感到一阵剧痛。沙滩上散布着一些七零八落的鱼虾蟹之类，还有被海浪冲上来的一簇簇浅棕色的海藻，这些原来都是在海水下面一定深度生存的东西。在北边与东边的方向上，水平线朝远海空旷的天边拓展开去，但是在朝西的方向上，视野被一处悬崖峭壁遮住了，悬崖一直伸进海里，看来有一脉礁石前后相连延伸到海底。就在那儿，相距大约只有两链^①的地方，弗吉尼亚号那可悲而又可笑的侧影正好矗立在一片礁石之间，它桅樯折断，碎成絮条的帆索在风里飘荡，正在默默无声地为这一场灾难哭号泣诉。

当暴风雨袭来时，范·戴塞尔船长的这艘荷兰圆艙帆船正航行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②附近，船当时并非像船长所想的那样在群岛的北侧，而是在东北方向上。从那时开始，船在大风裹挟下疾行，照理是要被吹到马萨铁拉岛^③上，而不应当在马萨

铁拉岛与智利海岸中间一百七十海里空旷海面上逐浪漂流的。对鲁滨孙来说,那至少是一个比较不那么不利的假设,因为,据威廉·丹皮尔^④描述,马萨铁拉岛覆盖着热带森林和草地的九十五平方公里土地,足以供养来自西班牙的居民,而岛上居民分布确实又相当稀疏。不过,也有可能船长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弗吉尼亚号就这么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与美洲大陆之间某处未经发现的一个小岛上撞碎了。不管怎么说,应当去找找幸免于难的人,以及此地的居民,如果真有人居住在岛上的话,这才是正理。

鲁滨孙站起身来,走动了几步。没有折肢碎骨,不过左肩上受伤,留下一大块瘀血。太阳当空照着,热辣辣的,他就拿凤尾草卷成一个喇叭筒戴在头顶上,这种植物在海滩和森林边上繁殖很多。随后他又拾起一根树枝,充作手杖,接着就朝荆棘丛生的密林里面走去。这片密林覆盖在山顶火山形成的海岬脚下,他想利用这一个个伸出的海岬来辨别方向。

森林愈来愈密。先是多刺的荆棘,接着是气味浓烈的月桂、红杉、松树。腐败霉烂的枯树干聚集成堆,使得鲁滨孙一会儿在植物形成的隧道里爬行,一会儿又一连好几米如同走在天然的旱桥上一样。枝蔓藤条错综缠绕,好像一张大网把他罩在下面。大森林中压倒一切的是岑寂幽静,他在里面穿行前进发出的声

① 链为过去计量距离的单位,约等于两百米。

② 英国水手塞尔科克(Selkirk)于1704—1709年曾在岛上滞留。他是英国作家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孙的原型,有关他的情况可参见本书附录Ⅱ。

③ 马萨铁拉岛(Mas a Tierra),智利所属太平洋岛屿。

④ 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 1652—1715),英国航海家。

响，那回声听起来十分瘆人。森林里不仅绝无人迹，而且在这随着他逐步深入的、绿叶形成的大教堂似的穹隆下面，连野兽好像也不见踪影。正当他站在一段看起来比别的树桩更生得奇形怪状的树桩跟前这么想的时候，他认出几步开外有个东西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像是一只绵羊或者一只大狍子。可是这东西在暗绿色阴影下渐渐变成了一只长着很长皮毛的野公山羊。它昂起脑袋，两个耳朵往前挺着，看着他走过来，就像岩石一般凝定不动。鲁滨孙想到不得不在这个奇怪的畜生身旁擦身而过，至少也得从旁绕个小半圈，不禁战栗了一下，感到某种带有迷信意味的恐惧。他丢开手上拿着的那根太轻的手杖，急忙捡起一根有节的黑色树根，如果真要用的话，拿它击退这只公山羊的进攻是绰绰有余了。

他在那野兽前面相距两步的地方停下脚步。山羊的一只绿色的大眼睛，被围在浓厚的羊毛下面，卵形的暗色眼瞳死盯着他不放。鲁滨孙想起来了，大多数四足兽由于眼睛长的位置的缘故，往往差不多只有在侧首用一只眼睛来看时才能看准对象，一只公牛对准敌人朝前猛冲，所冲击的敌人它是一点也看不到的。从这个把小道堵死的由皮毛堆成的巨大雕像似的动物身上，冒出一阵腹语式的嘲笑。鲁滨孙又是害怕，又是疲倦至极，猛然间怒从心起。他举起那根粗棒使尽全身力气对准公山羊两角之间猛砸下去。一声闷响，那头畜生双膝跪下，接着翻身倒在地上。这是鲁滨孙在岛上遇到的第一个活着的动物。他一棍把它结果了。

这样他往山上攀登了几个小时之后，便来到一大片岩石的脚下，就在这山岩脚下有一个洞穴。他走进洞去，发现里面非常开阔，而且深得他不想马上往里走了。他从洞里退出来，攀缘登

上了呈现出一片混沌气象的山顶，那里似乎就是这一片陆地的顶点。站在这个顶点上，四周天涯水际，一览无遗：无处不是汪洋大海。他原来站在一个比马萨铁拉岛小得多的小孤岛上，岛上渺无人烟。现在他才明白方才他一棍打死的山羊何以有那种异乎寻常的行迹，因为这个动物还从来不曾见到过人这种动物，它所以死死站在那里不动是出于好奇心。鲁滨孙已经筋疲力尽，他的不幸究竟有多大一时还难以估量……“既然这里并不是马萨铁拉岛，”他就只说了这么一句，“那么当然就是荒凉岛^①了，”他这么即兴地给这个小岛命名，无异于给自己的处境作出了一个结论。天色开始暗下来。人也饿得胃中作痛直恶心。失望尽管失望，总算有了一段短暂的喘息时间吧。他在山顶四处走动的时候，发现有一种野生的菠萝，比加利福尼亚的凤梨还小，也不那么甜，他从衣袋里掏出小刀把菠萝切成小方块，当作晚餐吃了。然后他钻进一块大石头底下，沉沉睡去，没有做梦。

一株巨大的雪松，树根牢牢长在山洞四周，长得很高，君临在乱石之上，仿佛是监护着这个岛的神灵。鲁滨孙一觉醒来，这时正好吹过一阵轻轻的西北风，安详平静的雪松树枝生机勃勃活跃起来了。植物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增强了活力，也许还让他预感到这个海岛对于他可能意味着什么，尽管他的注意力还没有恢复正常，依然被大海牵系着。既然这一片陆地不是马萨铁拉岛，那必定是地图上没有标出的、介乎那个大岛与智利海岸之间的某个小岛。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之西，在

^① 荒凉岛，典出《圣经·旧约·以赛亚书》。荒凉一词原文还含有失望之义。